



盛世明君「汉武大帝」

文韬武略兼备的一代明君

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

汉武大帝

珍藏版

HanwuDadi
Emperor

李元秀◆编著



汉武大帝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汉武大帝

盛世明君〈汉武大帝〉

文韬武略兼备的一代明君

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

HanwuDadi
Emperor



珍藏版

李元秀◆编著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盛世明君——汉武大帝 / 李元秀编著. —北京：
北京燕山出版社，2010. 3
(帝王全传文丛)
ISBN 978 - 7 - 5402 - 2251 - 2
I. 盛… II. 李… III. 汉武帝 (前 156 ~ 前 87) - 传记
IV. K827 =3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41078 号

盛世明君——汉武大帝

编 著：李元秀

责任编辑：马明仁 满 鹏

封面设计：宋双成

出版发行：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 址：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

印 刷：北京海天润达明顺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：300 印张

字 数：5800 千字

版 次：2010 年 3 月第一版

印 次：201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：5000 套

书 号：ISBN 978 - 7 - 5402 - 2251 - 2

定 价：498.00 元（全十册）



目 录

CONTENTS

■ 第一章 多才皇太子

一	1
二	3
三	7
四	10
五	12
六	15

■ 第二章 灵官与子夫

一	23
二	32
三	42
四	51
五	59
六	71
七	81



■ 第三章 漠南大捷

一	92
二	100
三	107
四	116
五	126
六	137

■ 第四章 浴血漠北

一	148
二	157
三	167
四	177
五	187
六	198

■ 第五章 是耶非耶

一	209
二	219
三	230
四	239
五	248
六	259



■ 第六章 北方有佳人

一	271
二	276
三	287
四	298
五	310
六	322

■ 第七章 出使西域

一	331
二	342
三	352
四	362
五	372
六	382
七	392

■ 第八章 悲歌千古

一	403
二	412
三	423
四	434
五	444
六	454
七	463



第一章 多才皇太子

刘彻从公元前 150 年立为太子，到公元前 141 年正月景帝驾崩开始继承皇位，其间整整做了九年太子。

刘彻立为太子后，深得景帝的宠爱。景帝一次宴请诸侯周亚夫，因为席上没有筷子，周亚夫心中不悦，面现怨色，叫尚席取箸。刘彻当时也在席上，一直坐在那里看着周亚夫。周亚夫被看得实在受不住了，十分扫兴地离席而去。景帝奇怪地问刘彻：“你为什么要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？”刘彻答：“这人可畏，必能作虐。”景帝笑说：“他如此罢快不服，是不可以做少主的臣。”后来，周亚夫因为儿子违法而受牵连，景帝先命小吏质讯，周亚夫否认。景帝就骂他：“吾不用也！”然后改命廷尉拘审，周亚夫不甘受辱，在狱中绝食五日，吐血而死。这样景帝为刘彻除去了强悍难驭的功臣。

刘彻 14 岁这年，廷尉呈请景帝审批一件凶杀案，杀人犯名叫防年，防年把自己的继母残忍地杀害了，继母杀防年的生父，于是防年就杀了继母。廷尉以杀母律论处，判防年大逆罪。景帝怀疑这判决不准确，试问刘彻。刘彻分析说：“通常说继母如同生母，这说明继母与生母有不同之处，只是由于父亲娶她为妻，地位才像生母罢了。今防年的继母既然杀了防年的生父，他与继母也就情断义绝，已经没有了母子关系。应当按一般的杀人罪判，不应判大逆罪。”景帝采用了刘彻意见，按一般杀人罪改判防年弃市。大臣们都称赞说判得准确。从此，景帝愈加器重刘彻了。

皇太子是皇帝的继承人，他德才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国家今后的治乱兴衰、人民的生死存亡。所以自汉初以来，几代皇帝都非常注重对皇太子的教育培养。文

帝时，梁王太傅贾谊上疏陈政事，把教育、培养太子作为固国安民的根本大计提出来。指出夏、商、周三代之所以长久，秦之所以速亡，都和王位继承人的培养得失有很大关系。他说：“天下之命，悬于太子，太子之善，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。”也就是对太子要进行早期教育，要选择贤良端正的人做教师。只要教育得法，加之老师品行端正，则太子也能品行端正，太子正则天下安定。文帝深纳其言，所以着重地选择晁错为太子家令。景帝也同样非常重视对皇太子的早期教育。

汉初以来，道家的黄老思想占统治地位。因此，几代君主都大力提倡黄老之学。尤其景帝之母窦太后，特别喜好黄帝、老子之言，命皇家的子弟和窦家的子弟都必须学习黄帝和老子之学。皇太子刘彻，当然更不能有所例外，自从幼年就受到黄老思想的影响和熏陶。

同时，景帝又为皇太子刘彻选了儒家学者卫绾、王臧做太子太傅、太子少傅。

敏慧早熟的皇太子，被博大精深、与政治紧密结合的儒家思想深深地吸引住了。和黄老之道主张清静无为、因循守成不同，儒家学说倡导君子奋进不息、进取有为；主张尊君、隆礼、行仁、重民、大一统，以厚德怀服四夷。刘彻是个血气方刚、雄心勃勃非常有抱负的少年，他觉得儒家学说更加适合自己的性格和志趣，联想到吴楚之乱和匈奴的不断侵犯，他觉得儒家的主张更加适合国家的需要。儒家思想的教育，给这位在黄老思想笼罩下成长的太子灌输了新鲜血液，塑造了受益终身的政治观，为他以后五十余年奋发有为的政治生涯奠定了深厚思想基础。

刘彻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皇太子，不单学黄老、习儒术，而且还爱好音乐、文学和射猎，兴趣极其广泛。特别是对辞赋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，经常吟诵枚乘、贾谊等人的作品，陶冶情操，开阔襟怀。与此同时，也从中吸取他所需要的政治营养。

在处理周亚夫这件事中，皇太子刘彻从他父亲那里又学会了法家所倡导的尊君御臣的统治术。皇帝是至高无上、神圣不可侵犯的。对于大臣，不管地位如何高，功劳如何大，只要他敢于对皇帝有丝毫的不亲不顺，就一定得除掉他，抑或捏造罪名也在所不惜。生杀赏罚是皇帝驾驭臣子的手段，恩威并施，役使群臣如犬马耳！刘彻把儒家之学、黄老之道、法家之说杂糅在一起，兼收并蓄，博取众家之长，不断地增长未来治国理民的才能。

景帝后元三年（公元前141）正月十七日，景帝为自己年已16岁的皇太子

举行非常隆重的冠礼。冠，又名“元服”。“元，首也。冠者，首之所著，故曰元服。”故加冠之礼又名“加元服”。此乃是贵族子弟的成丁礼。周礼，男子二十而冠。加冠之后，即为成人，为君者方可亲政。春秋战国以后，礼崩乐坏，冠礼亦然，但为君者仍十分讲究此礼。嬴政13岁即秦王位，相国吕不韦以“仲父”的身份执政。嬴政20岁时，并没有按时举行冠礼，探究其真正的原因，应是吕不韦从中作梗，因为一旦嬴政加冠，他就得被迫还政。直到嬴政22岁，吕不韦才不得不同意为他举行冠礼。“王冠，带剑”，开始亲豫国政，吕不韦、长信侯嫪毐母不肯交出权力，于是发生一场变乱。汉初，冠礼犹存。如惠帝四年（公元前191），“三月甲子，皇帝冠”。这一年，惠帝20岁。到景帝后元三年，刘彻才16岁。景帝让刘彻提前加冠，当是考虑到他一旦病死，刘彻一即位便可亲政。入秦汉后，冠礼徒具形式，但病危之中的景帝犹念念不忘这一细节，足见用心是何等良苦！他的这一举动未免有些杞人忧天。窦太后尚在，她两眼虽已失明，但心中仍关注着朝政，不时干预；还有刘彻的母后王娡，她也不会自甘寂寞，诸吕之乱，殷鉴不远。冠礼举行当日，高祖庙内钟磬协奏，香烟缭绕，气氛异常庄严肃穆。典礼由景帝亲自主持。皇族、国戚、公卿大臣恭列两侧。皇太子先行裸享之礼（即将酒洒于地），之后站在阼阶之上，宾给加冠三次，叫做“三加”。三加后，经过来宾敬酒，皇太子去母亲王皇后那里拜见。之后，由宾替皇太子取字。皇太子以前已由父皇起名为“彻”，彻者通也，所以以“通”为字。接着皇太子礼拜父皇、见兄弟姊妹等众亲族和公卿大臣诸宾。礼成。

《礼记·冠义》说：“已冠而字之，成人之道也。”举行了冠礼，标志着从此已经长大成人。从此往后便有了治人之权、执兵之权、祭祀之权。“男子幼娶必冠，女子幼嫁必笄”，举行了冠礼，就可以结婚生子，担负起传宗接代的责任。举行冠礼，乃是人生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，这对皇家的太子来说，当然就显得更为重要。为此，景帝下诏，普天同庆，万民同乐，给每家为父亲继承人的人赐爵一级。

乐极生悲，在皇太子冠礼大典之后，景帝却突然患病，虽经百般医治而无效，驾崩。

二

卫绾见太后脸有愠色，自以为有皇帝撑腰，并不害怕，将众僚逐个儿扫了一



遍。当他目光与窦婴相遇时，猛然想起，这窦婴虽说是太后亲侄，但在立太子这一问题上始终与太后相左，我何不让他出一个题目？遂笑嘻嘻说道：“太后若是问臣之意，臣以为魏其侯学识渊博，德高望重，对双方不偏不倚，这考题应该由魏其侯来出。”

前一次，为传位梁王刘武一事，窦婴得罪了太后，丢了官帽，前不久才复职，心有余悸。一闻此言，就如同被蝎子蛰了一般，连连摇手道：“臣昏聩无用，近来又得了一个头痛病，一想事就头痛。郅中尉年轻睿智，公正无私，以臣看来，这考题应由郅大人来出。”

他这么轻轻一踢，便把球踢给了郅都，郅都素来刚正，肚中也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儿，加之野猪一事，知道太后对他很欣赏，便慷慨地说道：“既然魏其侯把臣推到了前台，为了大汉社稷，千秋万代，臣就权且当一回这个考官吧！”

太后明明知道，郅都与她意见相左，但又觉得这题是在广庭大众之下出的，量他也行不了私。就是行私，我不同意，他的阴谋也难以实现。于是便勉强同意了。

郅都轻咳一声，便行使起考官的职责，他先是让刘德和刘彻背诵《道德经》，二人都背的一字不差。又让他俩各做了一篇《秦灭论》，二人论述得也都有理有据，不分高下。急得郅都直抓头皮。突然灵机一动：有了，我何不从我曾审理过的疑难案件中，挑出一件来，让他二人审一审！于是他又轻咳一声，朗声说道：“臣这里有一件积压很久的案子，臣不能决，特请二位王爷为臣一决。”

此言一出，大臣中便小声议论起来。郅中尉是有名的狱官，决狱的能手，连他都决断不了的案子，如今拿给不满12岁的胶东王决断，胶东王必败无疑。不只部分大臣这么想，连窦太后、景帝和河间王也是这么想。景帝正要出面阻拦，刘德已双手抱拳应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就请郅大人把那案子的来由告知一番。”听那口气，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。

景帝斜了一眼刘彻，见他一脸满不在乎，似也是胸有成竹，不再说什么了。

郅都清了清嗓子道：“案情是这样的：有个叫防年的人，早年丧母，他父亲又娶了个姓陈的为妻。陈氏阴鸷凶悍，从不拿防年的父亲当人看待。某日清晨，她让防年的父亲倒尿罐，防年的父亲正好发着高烧，烧得火炭也似，走起路来一摇三晃，一步不留神绊到了门槛，跌碎了尿罐，尿洒了一地，弄得满屋骚气。防年继母不问青红皂白，拎了一个小板凳就往他头上砸去，防年父亲当即一命呜呼。



防年见状跑到厨房掂了一把菜刀出来，把继母撵了半个村庄，终于把她杀了。你二人说此案子应该怎么判？”

刘德想做太子心切，总想表现自己，郅都话音一落，就急不可待地说道：“这有何难？按照汉律，防年弑母，犯了大逆不道之罪，应该处以极刑。”

窦太后一脸喜悦，赞道：“还是德儿聪明，这么重要的案子，想也不想就给判了出来。”

景帝觉着这件案子十分棘手，明明觉着刘德对这件案子的处理过于简单，量刑也有些不当，但一时又想不出具体的道理来。

他正在凝眉沉思，刘彻站了起来，也是一声轻咳，一脸严肃地说道：“对于这件案子，二哥的说法我有些不大赞成！”

此言一出，整个金殿静了下来，连窦太后和景帝在内的所有人，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刘彻。

刘彻用舌尖舔了舔嘴唇，继续说道：“对于防年，判以极刑显然太重了。而且防年杀人，并非大逆不道。”

众人一听，都吃惊地瞅着刘彻。刘德有些不甘心，大声问道：“父为天，母为地，防年弑母，明明是犯了大逆不道之罪，你凭什么还要为他开脱？”听得王皇后心中咚咚乱跳，以担心的目光盯着儿子。

刘彻一字一板地说道：“二哥此话差矣，小弟并不是要为那防年开脱。只是二哥没有想过，防年杀母，杀的不是亲生母亲，乃是继母。所谓继母，并非亲生母亲，而是父亲另外所娶的女人，是儿女们尊重父亲才称为继母的。”

刘德有些气急败坏，大声反驳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继母也是母……”

刘彻大声回道：“不错，继母也是母。但既然是母亲，就应该一心一意服侍好儿女们的父亲。可防年的继母，亲手打死了防年的父亲，那么，当她亲手杀夫之时，就已经断绝了夫妻关系，由此也就断绝了儿女将她比之于母的恩义。所以说，防年是替父报仇而杀人，并且杀死的只是一个普通人，而不是亲人，这不是大逆不道，而是因仇而杀人，是一般的杀人罪。”

刘彻的话说得众人心服口服，不知谁带头喝了声好，于是引来满堂喝彩之声。弄得刘德十分尴尬。

窦太后比刘德还要尴尬，但又不愿甘心，“哼”了一声说道：“这次考试不能算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郅都、卫绾异口同声问道。

“谁都知道你郅都是胶东王老师，谁能担保你郅都事先与胶东王没有默契呢？”

郅都性格刚直，宁折不弯，见太后对怀疑他，不气反笑：“好好好，有道是‘有志不在年高，无志枉活百岁’。既然太后怀疑臣与胶东王事先早有默契，那就找一个没有打默契的出来，臣倒要看一看他河间王如何赢得了胶东王？”

窦太后也不答话，把目光落在了许昌身上。许昌虽是太后一党，但他明知道景帝想立的是刘彻而不是刘德，而且，刘彻出生前后出现了许多祥瑞，就处理防年一案来看，刘德明显地不是刘彻对手，自己岂能趟这个浑水，忙将脸扭向一边。

庄青翟不比许昌傻，干脆将头低了下去，瞅着脚下青砖。

连许昌、庄青翟都不肯给太后帮腔，何况其他人？太后无奈，只能求助到窦婴头上。一来因为这窦婴是她亲侄；二来这窦婴也做过刘荣的老师，胳膊肘儿不会往刘彻身上拐吧。

这次窦太后指名道姓要窦婴出题，他不敢不出，想了一想说道：“请拿两个鸡蛋来。”当值太监不知何意，拿眼瞅着景帝，在景帝的示意下，方才去御厨寻了两个鸡蛋来，递给窦婴。窦婴将两个鸡蛋分给刘彻和刘德，又让太监搬来一张案子，摆在二人面前，说道：“这鸡蛋中间圆，两头尖，二位王爷谁能把尖的一端立在案上，谁便是这场考试的赢家。”

话一落音，不少朝臣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，暗自思道：这不是捉弄人吗？

窦婴没笑，一脸严肃地瞅着刘彻和刘德。刘德拿着鸡蛋反反复复立来立去，怎么也立不起来，急得额头上汗涔涔的。

刘彻也立了几下，没有立住，就不再立了，手托着下巴，瞪着两只黑眼珠儿，凝视着鸡蛋。片刻之后，忽然咧嘴一笑，复又拿起鸡蛋，将鸡蛋的尖头对准案子轻轻一磕，蛋清随之溢出，那鸡蛋便稳稳当当地立在了案上。

众大臣愣了片刻，随之爆发出满堂喝彩之声。

景帝本来病情很重，不想说话，见了这个结局，正合己意，心情马上好了起来，病也轻了一半，当殿宣布，立刘彻为太子，拜卫绾为太子太傅，拜郅都为太子少傅，封拜大典，择日举行。



三

大汉自高祖刘邦始，行的是黄老之术，无为而治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政策的弊端渐渐显露出来：吴、楚七国之乱的造成国家内乱，匈奴连年入侵带来边境不安，栗妃的傲慢歹毒造成后宫之乱。儒家学则提倡君子浅浅不息，进取有为，主张尊君、修礼，更加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。景帝有心舍黄老而尊儒学，又怕引起太后不快，没奈何从太子入手，为他请了一个学儒的老师，也就是卫绾；又为他请了一个学法的老师，也就是郅都。不料拜封大典的前八天，郅都病倒了，弥留之际，向景帝推荐了汲黯。汲黯字长孺，濮阳人，也是学法的，但崇尚的是黄老之学，武帝当即答应下来。太子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，把太子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才，对于国家施行什么样的政策，走什么路，至关重要。太后眼睛肚明，景帝既已当殿为太子选了两位老师，在那种场合下她不便反驳，只能勉强默认下来。回到昭阳殿后马上把景帝召来，要为太子再配一位老师和一位伴读。这老师便是许昌，伴读叫韩嫣，表字王孙，乃是弓高侯韩颓当的儿子，与刘彻同岁，目的是要他俩负责监督刘彻。

太后自以为高明，其实她错了，许昌虽是她的心腹，但见她年事日高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国家的希望在刘彻，心想岂能吊死在她这棵树上！故而，他对刘彻不管不问。太后问起时，就编几句谎言蒙混过去。

韩嫣年纪虽不大，却比许昌还要精，总是变着法儿讨好刘彻，糊弄太后，与刘彻处得像亲兄弟一般。太子刘彻在太傅卫绾的引导下，对儒家学说产生了很大兴趣，潜心学习。后来，卫绾被景帝擢为丞相。

说起丞相，不能不提一下老丞相周亚夫。周亚夫因受了窦太后蛊惑，对刘彻立为太子十分不满，两次上书景帝，让他改立刘德。这且不说，在一次狩猎中，为争一口死鹿，竟与太子的伴读韩嫣大打出手。景帝虽没有惩治亚夫，只是冷眼旁观。他觉着，自己千秋万岁后，周亚夫绝不会老老实实地听命于刘彻，于是便想将他除掉。可周亚夫是一个老臣，先帝在世时，对他很器重，弥留之际，还对景帝嘱道：“朕环顾盈廷诸臣，只有周亚夫缓急可恃，将来若有变乱，尽可使他掌兵，无须疑虑。”景帝涕泣受命。到了前元三年，也就是公元前154年，吴王刘濞，联络了楚王、胶东王、胶西王、苗川王、济南王、赵王等七位诸侯王，举

兵反叛朝廷，接着近十个列侯也竖起了叛旗；而北方的匈奴，南方的越国也蠢蠢欲动。旬日之间，大半个汉朝沦入叛军手中，大汉岌岌可危。周亚夫与窦婴临危受命，经过半年多的浴血奋战，终于打败叛军。可以说，若没有周亚夫，就没有大汉的今天。但要是不杀周亚夫，刘彻一旦登基，那皇位就不一定能坐稳。

左思右想，他决定再试一试亚夫。于是，便以皇太子名义，召周亚夫进宫赐食。亚夫进到宫内，只见在桌上放着一大块熟肉，足有七八斤，既不置刀叉，也不放筷子，叫人怎么吃？周亚夫认为这是太子戏弄于他，很不高兴，便朝侍从的人大声喝道：“有你们这样招待客人的吗？快拿箸来。”

太子笑而不语，侍从也没有拿筷子的意思。周亚夫越发生气，拂袖而去。景帝望着他的背影，叹道：“这人是块热芋头，万难做少主的臣子。”铲除之意愈决。恰巧有人奏劾周亚夫要谋反。景帝就腿搓绳，把亚夫拘至廷尉审理。亚夫与弹劾之人对簿公堂，方知因为他的儿子替他预备后事时，曾向尚方买得甲梔五百具，以作将来护丧仪器。亚夫事先并不知晓，入狱后，始由其子告知其事。亚夫当时也吃了一惊，连忙申辩。廷尉明知皇上是想要他的命，也不念同僚之情，满口讥讽道：“丞相所为，就是不反阳世，也是要反阴间。”亚夫听了廷尉之言，回到狱中，气得不肯饮食，七天而亡。他这一死，给卫绾办了件好事，立即被升为丞相。但他对太子太傅一职，也十分看重，便推荐兰陵儒生，也就是自己的好友，姓王名臧，走马上任，自己继续为太子传授儒家思想。

汉景帝后元三年，也就是公元前 141 年正月十七日，刘彻年满 16 周岁，景帝特意为他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皇太子冠礼。

古制虽规定男子 20 岁时举行加冠礼，这是就一般而言，而天子和诸侯王，只要年过 12 岁就可以举行加冠礼，不一定受此限制。刘彻是皇太子，不是天子，所以不能在他 12 岁时举行加冠礼。但刘彻是皇太子，又不能像庶人那样到了 20 岁才举行加冠礼，故而汉景帝就在皇太子 16 岁时为他举行了加冠礼。

刘彻的加冠礼是在高祖庙举行的。一时间庙内庄严肃穆，香烟缭绕，钟磬协奏。景帝亲自主持典礼仪式。此时的景帝心中很是骄傲。他有 14 个皇儿，废太子刘荣自杀，自不必说，如今尚有 13 个。在这 13 个皇子中，除了太子外，其他的 12 个皇子都已封王，在国家各地为君。他的祖父——大汉朝的建立者高祖有 8 个皇儿，为争夺皇位，多为吕后所迫害，皇族动摇。惠帝无后。他的父皇汉文帝有 6 子，而 4 个儿子早亡，只有他和同母弟弟刘武活了下来。文帝即位后，他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被立为太子，23 年后继承皇位，成为大汉皇帝。如今，他的



13个皇儿一一健在，皇太子刘彻又已成人，英俊魁梧，正缘于此，比起前几辈汉朝皇帝来，他怎能不感到欢欣鼓舞呢？

加冠礼开始后，皇太子刘彻缓缓走上礼台，将一满杯酒扬洒于地，又以三杯酒酒祭先祖列宗，另以三杯酒敬宾客，然后到礼台东阶站立。执事宾过来，为皇太子加冠——戴一种有装饰和象征的帽子。刘彻谦逊不受，意思是想请宾客再次考查，看是否真有资格加冠。经过三次逊让，刘彻才接受加冠。宾客们依次上前向皇太子敬酒祝贺。

接下来，刘彻下阶去向母亲王皇后拜礼，随后按程序宾客为成人的太子取字。字是解释名的意义，刘彻名彻，彻有通达之意，故取字为通。

接着，皇太子又礼拜父皇，去见兄弟姑姊等。在这些人中，刘彻的姑母刘嫖此时最为得意。因为“男子虽定亲，但要等到加冠以后才能结婚，女子许配人再早，也得等到15岁才能嫁人。”如今太子已经加冠，而阿娇早已超过了18岁，接下来应该可以结婚了。这样，阿娇既为太子妃，日势必成为皇后，了结了她的心愿，故那时她当然是最得意的人之一了。

也有不得意的人。一是窦太后，她总想使自己的两个儿子都做成皇帝，结果成为泡影。再一个便是梁王刘武，他的侄儿刘彻行了加冠礼，标志着已经长大成人，从此有了政治资格，有了掌兵资格，有了参加祭祀的资格，有了结婚的资格，他想当皇帝的希望彻底破灭了。于是他心灰意冷，加之又饮了几樽冷酒，一回到梁国就病倒了，连刘彻的婚礼都没参加，便一命呜呼，把这个太后哭得死去活来。

景帝一是看到太子顺利加了冠心中高兴；二是多日没有近女色了，一时间心血来潮，把卞芸姝召到寝宫，鏖战了一夜，死在她的肚子上，终年48岁，在位16年。太后又悲又愤，迁怒于卞芸姝，便命芸姝为景帝殉葬。可怜一朵水灵灵的鲜花，古今难觅，竟死于窦太后的淫威之下。王皇后只是叹息几声，便为儿子的登基大典忙碌起来。

公元前141年正月二十六日，刘彻在一片欢呼中登基，成为大汉王朝继高祖刘邦、惠帝刘盈、文帝刘恒、景帝刘启之后的第五任皇帝。他，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武帝。

四

盛世
明
君
汉武大帝



中令王臧皆下狱，自杀。丞相婴。太尉蚡免。”注引应劭曰：“太后素好黄老术，非薄五经，因欲绝奏事太后，太后怒，故杀之。”

就这件事来说，无异是对儒家执政者一次致命的打击。此后，武帝又把杂家东方朔、纵横家主父偃、徐乐等人罗致在左右。

建元一、二年的尊儒活动遭到了空前的挫折，至于董仲舒“罢黜百家”的建议根本无法执行。

汉武帝建元五年（公元前136）又发生了“置五经博士”和罢各家传记博士的事件。这是武帝尊儒的又一重大举措。

建元五年春“置五经博士”。东汉经学家赵岐在《孟子题词解》中说：“汉兴，除秦虐禁，开延道德，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皆置博士，后罢传记博士，独立五经而已。”注疏中说：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为传。

既然如此，自然“黄老、刑名百家之言”等有关的传记博士全部被罢黜了。而所谓“独立五经”，就是国家只立儒学的五经博士，儒学成了国学、官学，其他国立的传记博士统统被罢除，地位也随之下降。

就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有的学者更认为，这就是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。这个解释可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，但是仔细探究与推敲，这个解释存在着以下两个问题：

当时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也被列入传记博士而被罢除，既然其他各家的国家所立传记博士被罢除被视为“罢黜百家”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所设传记博士被罢除，是否可以说儒家也被“罢黜”了呢？

罢除了各家的传记博士，并不是不让读各家的书。

清王国维说：置五经博士后，“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尔雅》虽然同时并罢，其罢之意则不同。《孟子》以其为诸子而罢之。至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则以受经与不受经者皆诵习之，不宜限于博士而罢之者也”。并进而明确指出：“武帝罢传记博士，专立五经，乃除中学科目於大学之中，非遂废中小学”。

据王国维的意见，六艺（经）为汉大学科目，汉代中学的科目，其中就包括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。这就是说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等儒家经典虽然国家不设博士，但是并没有罢除。

至于《孟子》等诸子传记虽然不是中小学必修科目，也可以学习、流传、收藏，所以也未罢除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武帝时搜求遗书，不仅搜求儒家经